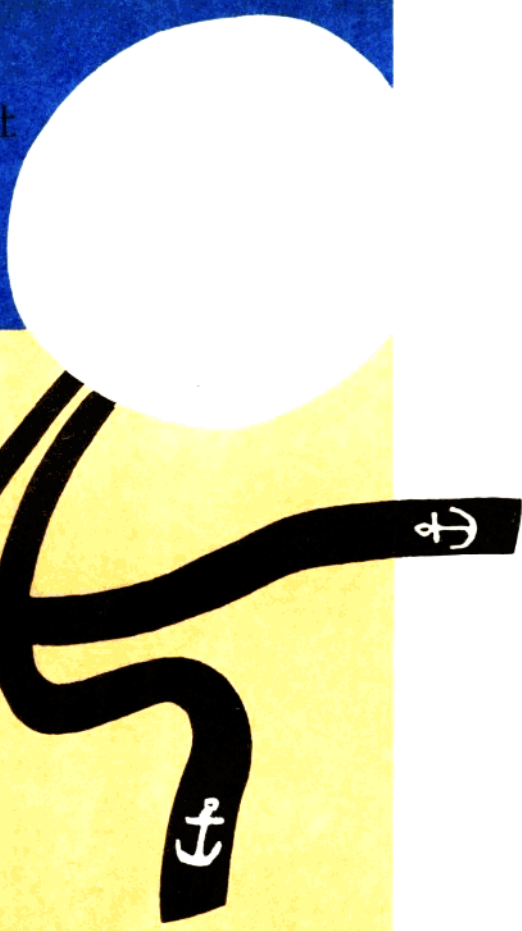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李义恩 著

● 解放军出版社

XUESA

NANPENG



血洒南澎

——海军模范青年团员邱安传

海军政治部编研室编

内 容 介 绍

本书记述海军模范青年团员邱安的英雄事迹。他在人民海军创建初期从陆军转到海军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在南澳岛建立观察站，同渔民共守海防，在一次与窜犯海岛的国民党军队斗争中，不幸壮烈牺牲。作品真实详细地叙述了邱安烈士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和他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军队的优秀品质。作品采用文学记叙手法，语言朴实，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读来娓娓动听，催人泪下，发人奋进。



目 录

序 曲	(1)
一 罹难岁月	(3)
二 绝处逢生	(11)
三 初生牛犊	(22)
四 扛枪爱枪	(35)
五 风浪锤炼	(44)
六 海岛扎根	(55)
七 山道弯曲	(64)
八 鱼水情深	(74)
九 民兵教员	(82)
十 南澎重任	(92)
十一 英勇抗敌	(104)
后 记	(110)

序 曲

岛岭苍苍、海水滔滔、烈士光华、
日月同辉……

——题记

60年代初，在南海前沿的岛村——青澳乡，县剧团下乡演出新排练的一出潮剧。上演那天，乡亲们奔走相告，象赶大集一样，扶老携幼，纷纷前去观看，戏场上气氛不同寻常。

这出戏反映的是50年代初，当地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：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军，镇压了渔霸、海匪，渔民们过上了翻身作主人的舒心日子。但是，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。1952年初秋，正是钓捕鱿鱼的旺季，渔民们满怀丰收的希望，忙于作业，突然，一股国民党军和渔霸回乡团在几艘炮舰护送下向岛上袭来。年仅22岁的海军战士邱安，接受部队领导的指示正在岛上执行任务。眼看乡亲们又要遭受一场劫难，他挺身而出，

— 1 —

英勇地率领渔民群众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壮烈牺牲……

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十多个年头了，但乡亲们仍一往情深，缅念于怀，当戏进入高潮时，邱安面对顽敌，毅然地拉响手榴弹，与敌同归于尽的时候，林婴阿姆不禁失声痛哭起来，乡亲们也一个个眼眶湿润。他们忘不了、永远忘不了邱安对他们的深情厚谊啊！今天，邱安的英雄形象重现舞台，怎能不叫乡亲们激情满怀！戏结束了，乡亲们恋恋不舍，围在台前，向舞台上的“邱安”频频招手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为人民捐躯的英烈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邱安的事迹不仅排成了地方戏，还编成舞剧，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全军文艺会演。在南澳岛，至今还流传着颂扬邱安的小歌谣。当地政府在县城的后江港畔的金山脚下一片苍松翠竹之中，修建了邱安烈士墓，立了纪念碑。每逢清明节前后，这里的广播站都要广播他的事迹，成群结队的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一批批来到这里扫墓，缅怀英雄的业绩。潮涨潮落一回回，春花秋月一岁岁，如今已 30 多载过去了，邱安的英名一直铭刻在海岛人民的心中。

一 罹 难 岁 月

这是粤东平原中潮汕大地上的一个村庄，名叫长美村。登上村西二里外一座低矮的山包，可望见村里斜檐直梁的瓦顶房舍如同田地里密密匝匝的小沟垄。一条潺湲无波的溪流，自北向南，贴着村东的一片小竹林，汇入南流不息的榕江。朝晖里，缕缕炊烟，蒸蒸腾腾，融入了满天云霞。走进街市，叫卖鱼鲜，唱秤水果，好一派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的景象。

村子有一条直贯东西的马路，走到东段，有一座面街朝南的院落，如今只残留四壁高墙。但在当年，这里可是一座门楣开阔、气派不凡的庭院。全座分上下落，每落一厅两房；上下落之间有一个露天小院，两侧房间由走廊连接。这是一座典型的潮汕“下山虎”建筑。不难看出，当年居住这座院落的主人，一定是一个有钱的大户人家。

1930年，邱安就出生在这座院落里。

这个富有的家庭，全仰仗着在暹罗^①的阿公的财气。阿公的名字叫治辉，在暹罗专营一支扣鲑的船队。阿公年轻的时候，是个穷途潦倒的后生仔，迫于饥寒无济的生活，离乡背井，漂洋过海，到了暹罗，在舢船上当工仔。由于他的勤劳聪颖。被舢船队的老板看中了，招赘入赘得到了一份家产。他苦心经营，由捕鱼到兼营渔行生意，发家致富，成了异国他乡的一个阔商贾。

邱安并没有见过阿公的面，在他才两岁的时候，阿公就去世了。阿爸的名字叫永乐，从小就随阿公在暹罗。阿公去世之后，阿爸继承了家业，虽是娶亲置家在故里，却长年在海外经营奔波。因此，邱安难得见着阿爸一次面。

邱安共有兄弟姊妹5人。他排行中间，上有姐姐湘君、哥哥沪中，下有妹妹丽君和巧君。

邱安的阿妈，是个贤淑善良的持家人，村里的老辈人有记得她模样的，都说她长得容貌端庄，性情温顺。在邱安6岁的时候，阿妈不幸患了不治之症，命归阴司，撇下了一群孩子，阿爸从暹罗回来，照潮汕地方的习俗，给阿妈做了“功德场”，并续娶了一位吴姓人家的女子来“填房”。然后他又舍离家小，去了暹罗搞经营。

阿爸续娶之时，是在1937年春。数月之后，

① 暹罗即泰国旧称

就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。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，也使邱安一家经历了战争岁月的磨难。

阿爸走后，后妈有了身孕，次年生下一个男孩。后妈既为自己有了亲生骨肉而高兴，又为家中添了一个拖累而发愁。

头两年，阿爸不时寄信汇钱来，后来就得不到他的音讯了。据说暹罗也被日本侵占了，阿爸的生死未卜。幸亏邱家的底子厚，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，担忧的是不知道这场战火将要蔓延多久。

日本军挑起“七·七”事变战火时，邱安已渐渐懂事了，他听大人们说，日军占领了北京城，清朝皇帝的金龙交椅被人抢走了。在百姓眼里，失去北京，如同丧国。老辈人都说，当年明朝覆亡，就是吴三桂领清兵入关，攻占了北京。邱安还听到大人们描绘日本鬼子凶残恶狠的样子，说一个个长得矮小粗壮，胸脯毛戎戎，龇牙咧嘴的，敢吃活人心肝。听了这些话，邱安虽有些害怕，但更多的还是愤恨。

战火很快蔓延到了粤东。劫难和死亡笼罩着人们的心头。

据潮州志记载：1937年9月7日，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粤东潮汕平原这片土地。那天，两架日本飞机飞到古城潮州的上空，低旋着的机翼几乎贴着屋檐角，地面被震得直打颤。飞机飞到城西，扔下了6枚炸弹，炸出6个大土坑。在此后的一年多

时间里，日机经常前来轰炸。有一次，两枚炸弹落在城东的湘子桥上，正值赶集的人潮过桥，一下子就有七八十人被炸得血肉淋漓落入韩江里，江水被染红了。

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，家家户户都挖了防空坑、防空洞。邱安家也在屋后挖了一个半人多深的大坑。一天傍晚，正是点灯时辰，忽听到轰隆的飞机声，人们赶忙吹灭灯火，往防空坑、洞里藏。这天白天下了一场雷阵暴雨，坑里积满了水，邱安一家就泡在水坑里。日机的炸弹落在街前街后爆炸，瓦片横飞，好不吓人。日机溜走后，邱安一家人从水坑里爬上来，第二天都生了病。

战争爆发的第二年，邱安和哥哥一起上了学。学堂里教学生唱抗日的歌谣。放学后，小学生们成群结队，一个个手里举着一面纸糊的小旗，走街串巷唱起来：

叔伯婶姆听我言，
快来救国勇向前，
现在只有一条路，
不是抵抗就投降。
谁人愿做亡国奴？
谁人愿去当汉奸？
除非无知的猪狗，
除非无耻的臭人。

.....

邱安和哥哥经常到大祠堂找小伙伴玩。一天，他们看到许多人围着一张贴在祠堂前的纸，边看边不时发出长嘘短叹。邱安和哥哥不懂得这是一张被大家称之为“国难图”的中国地图，上面凡是贴着日本旗的地方，就是被日本侵占的地方。透过大人们的神色，他和哥哥以为：这准是一张不吉利的纸。当日落黄昏的时候，哥哥用肩头托起邱安，把那张“国难图”扯了下来。他们高兴地直乐，认为做了一件大好事。但是，没想到祠堂的叔公却找上门来了，他俩才知道自己好心办了坏事，赶忙低头认错。第二天傍晚，邱安到祠堂去，见墙上又贴上了一张新地图。

第二年，日军攻占与粤东海岸只有数里之隔的南澳岛，尽管守岛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联合抗击，打了一场恶战，但终因弱不敌强，南澳沦陷。

南澳岛历来有粤东门户、潮汕屏障之称。南澳之失，使得人们更加慌乱不已。一时间，村里人山里有亲戚的，忙收拾家什逃往山里。邱安的后妈也打点了几包细软，托人叫来住在山区的表舅，商量随时到他那里去避难。

端午节那天日出时分，一批批日机如同黑压压的乌云，铺天盖地而来，狂轰滥炸。在飞机的掩护下，从南澳出发的日本兵舰进行登陆作战，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，溃败遁逃。这一天，粤东首府汕头市被占。6天之后，古城潮州也沦入敌手。

长美村离潮州城只有十几里路，中间隔着一段矮山脉。日军抢占了这些山头，在上面构筑工事，如恶虎卧山，虎视眈眈。长美村就在日军工事的俯视之下，乡亲们惊慌地四下逃散，后妈带着一群孩子，夹在逃亡的人流中，到了山区表舅家。

山区荒凉，表舅家的日子十分穷苦难熬。有钱买不到东西，每天靠咸菜地瓜度日。两个月后，日军撤回潮州城里。后妈只好带着全家人又回到村里。

但没过多久，与长美村一河之隔的枫溪镇又被日军占领。日军在镇子的周围筑起了高高的炮楼，强迫民工挖掘封锁沟和建造铁丝网。

枫溪镇被日军占领后，国民党军西撤了十多里。长美村成了“国统区”与“沦陷区”相间的“缓冲区”。日军时常过河，到长美村奸淫虏掠，国民党军和民团也不时来敲诈勒索。在这双重灾难的折磨下，邱安一家人慌乱无定地跟着逃亡的人流走东闯西，饱一顿，饥一顿，备受流离之苦。

一天，已近黄昏。邱安一家正在吃晚饭，忽听村东一阵枪声，街上有人喊：“日本仔又来刮人了。”接着，便传来左邻右舍出逃的关门声。后妈顾不上家中的一切，抱起小儿子，带着一家人慌忙逃出村子。天黑了下来。大路上人流滚滚，呼唤声、哭叫声不绝于耳。有家人在路边守着一头临产瘫倒的母牛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急得直哭。一头牛是半个家当呀！穷人家怎舍得扔下一头待产的母牛。邱

安和姐姐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忽然不见家里人。他和姐姐赶紧追跑上去，可是追呀跑呀，直到天亮，也没见家人的影子。姐弟俩又累又饿，不知该往哪走，急得哭了起来。还是姐姐懂事，想起死去的阿妈有一家亲戚就在不远的一个小村，便带着邱安去找。亲戚家托人帮他们找到了家人。全家人见面，抱头痛哭。后妈一边哭，一边责骂阿爸撇给了她这么一个家。在这战火罹难的岁月里，确实苦了她一个孑弱的妇道人家。

1942年，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岁月。日军实行了惨无人道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妄图扼杀中国人民的斗志。6月3日，日军对潮汕平原大扫荡。长美村附近的十几个村庄变成一片火海，数以百计的房屋被焚毁。邱安家的大院落，也在一片火光中烧成了断壁残垣。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后妈只好花钱托人办了进潮州城的“良民证”，带着一家人进了城。靠典当带出来的一些细软和卖田产过日子。这种无根底的日子过了不到一年，又开始遭受饥荒的煎熬。

1943年，潮汕地区天旱无雨，稻子失收，造成了罕见的大饥荒。城里的米价，一天一个价，数月之内上涨了几十倍。邱安家的日子，一日不如一日，家里能值钱的东西都典当完了，邱安和哥哥不得不排进了领取救济粮的队伍里。

每天天没亮，邱安和哥哥就被姐姐叫醒，一起到佛寺的济粮点排队，每个人领回来的一小把米，

成了一家人全天的口粮。

一天，邱安和哥哥姐姐又照常去排队。这天，领救济粮的人特别多。姐弟仨夹在长蛇般的队伍里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，眼巴巴地望着墙角的一袋米渣子一点点地矮下去，待轮到他们，那米袋子已底朝天了。姐弟仨空手回到家里，一家人饥肠辘辘地对天发愁，小弟弟饿得直哭。

好不容易熬到天黑，邱安被哥哥叫到门外。哥哥问他“敢不敢去无人区找点吃的？”邱安说：“你敢我就敢！”兄弟俩一溜烟走了。

所谓无人区，是日军严密封锁下的城墙周围数百米开阔地段。这些地段，原本是农田，日军为了防守，不准人们在这里耕种，也不准百姓在这里行走。日久天长，荒地野生了些地瓜和稻谷。饥饿的人们，迫于活命，夜里常偷偷爬到这里挖地瓜、摘稻穗，常有被日军打死的事情发生。

邱安和哥哥一走，后妈和姐姐发现了他们的意图，急得在家团团转。下半夜，他俩趑趄趑趄地回来了。他们没挖着地瓜，更没捡到稻谷，只捡回来一把地瓜藤。后妈又气又疼地哭道：“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日后我怎么向你们阿爸交代啊！”

.....
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了。天灾人祸，整整八年。邱安一家，终于和千百万受苦大众一起迎来了胜利的“复原”日。不久，阿爸从暹罗回来，一家团圆，悲喜交集，真是一言难尽。

二 绝 处 逢 生

阿爸回来，决定把家迁往暹罗，却又将邱安和哥哥留在国内。他是想让两个儿子在家乡读书，以便将来出国后懂得国文，不会忘了故土乡情。依阿爸之意，邱安和哥哥留下来在城里一所学校读书。

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国无安宁之日。不久，内战暴发。战火又烧断了暹罗的邮路。阿爸给邱安哥俩留下的钱，经不起物价飞涨，很快用完了。失去了经济来源，邱安和哥哥不仅辍学，生活没有着落，还要到处逃避城里的抓壮丁、征兵税。

一天早上，邱安和哥哥正坐在家里发愁，听见“砰砰”的敲门声，开门一看，是保长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。

“嘿嘿，你们哥俩在家闲着没事吧？我是来履行公事的。”

邱安和哥哥见保长这副模样，不用猜便知道了他的来意。哥哥明知故问：“找我们有什么事？”

“嘿嘿”，保长还是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，从

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，稀里哗啦地摊开在哥俩面前：“看看，《中央日报》上发表了蒋委员长的号令，共匪作乱，国难犹存，国人不分男女老幼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你们哥俩都是上学堂的人，此番为国为民的道理，就不必我来饶舌了。”

邱安有些不耐烦，说：“保长阿叔，有事你就直说吧，省得从暹罗扯到猪窝。”

“好，痛快！那我就直话直说，我是来通知你们哥俩去抽一支签。两丁抽一，这是上司的明文规定。”

哥哥分辩道：“我们是乡下人到城里来读书的，抽签也该回我们乡下去。”

“唉，你这话就差了。不是我要你去当兵，是蒋委员长要你去当兵。城里乡下，都是蒋委员长管辖的天下，在哪抽还不都一样。”保长越说嗓门越大，三个保丁狗仗人势地从门外闯了进来就要动手，保长手势一压，他们才退到一边。

邱安和哥哥情知分辩也没用，靠到墙旮旯处发呆。

保长轻轻一挥手，三个保丁走出门去。他走到哥俩面前，说：“不是我当保长的存心难为你们，我这也是公事在身，解不了的木枷。其实，你们哥俩没爹娘在身边，也难得有人替你们做主。唉……”

保长卷了一根烟，接着说：“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你们愿不愿意。“长顺堂”的大少爷也中了签，理应去为国效劳。可他两眼不明，腿脚不灵，想花

点钱，找一个替名的，不知你们哥俩谁愿意？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打量哥俩的神色。见他俩无言以对，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表格，说：“依我之见，你们哥俩还是去一个为好，一是为国尽忠，得名；二是能捞一笔钱，得利。日后说不定功成马上，耀祖光宗。”

实在没有别的出路了，哥哥只好选择了卖身当兵之路。第二天，哥哥剃了个光头，便向邱安告别。哥俩依依难舍却不得不含泪分离。

哥哥一走，邱安更是举目无亲，无依无靠。若继续留在城里，免不了和哥哥一样的命运，他只好回到乡下。一个烧制炉子的族亲叔叔收留了他，每天让他帮忙干点杂活，或到卖炉子的地摊上替换三餐。这样的日子虽免了饥寒之苦，但邱安却觉得自己一个堂堂男子汉，凭靠他人施舍度日脸面难看。不久，便离开这位族亲，只身来到枫溪镇上一家瓷窑当工仔。

瓷窑工是一件既劳累又讲技艺的活计。从拌料、做坯到烧窑，每道工序都十分讲究，丝毫不能马虎。邱安进了瓷窑，先被老板分到做坯工场当学徒，每天干的是踩涂车的活。

所谓涂车，是一个如雨伞般大小的圆盘，当工仔的两脚踏在圆盘上，两手扶着一根竖杆，像踩水车一样不停地踩动，或快或慢，全听师傅的口令而动作。快时，疾飞如旋，慢时，轻稳平滑。师傅就